

其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執知其故者執知其典故也鈞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

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而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鴟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蟲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

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蟻之於蜂蟻則非類而以吮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孺孺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為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凡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

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樂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虛六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問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意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高也為亢為高也怨譏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

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為修好修潔也教誨之人為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顯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為元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也無極無定止也眾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為結須子細看他筆勢欲闡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惔即是無為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著此三字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降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彼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得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_虛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_逆逆之至也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

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曰靜曰虛曰淡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忤與逆同但忤深而逆淺故作兩句下粹無疵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之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嚴所謂喚做閑坐又不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以此下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也一日一周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切了此便

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
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
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千越之劍者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
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
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
精通合于天倫

實愛其劍則神而藏之劍且如此況精神
乎此精用則勞之替也四達旁流下蟠上
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
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
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
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因功久也久則與
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
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矣天倫即
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
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
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野語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
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
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

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
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
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
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
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
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覺
子細為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愚以
求致其名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識當時儒墨之
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
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
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

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
無知者也蒙蔽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
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
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
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
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
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弊
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
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
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
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後
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
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
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
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
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慧却未說
慧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

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於己不自眩露而欲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己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述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渙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誠質博弱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三箇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一己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為安則知有己知有己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為天下而與其教化則非無為自然者故曰渙醇散朴渙滿也有善之名則速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為之

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為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衰道矣道衰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之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

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

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

危然處其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

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

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十一